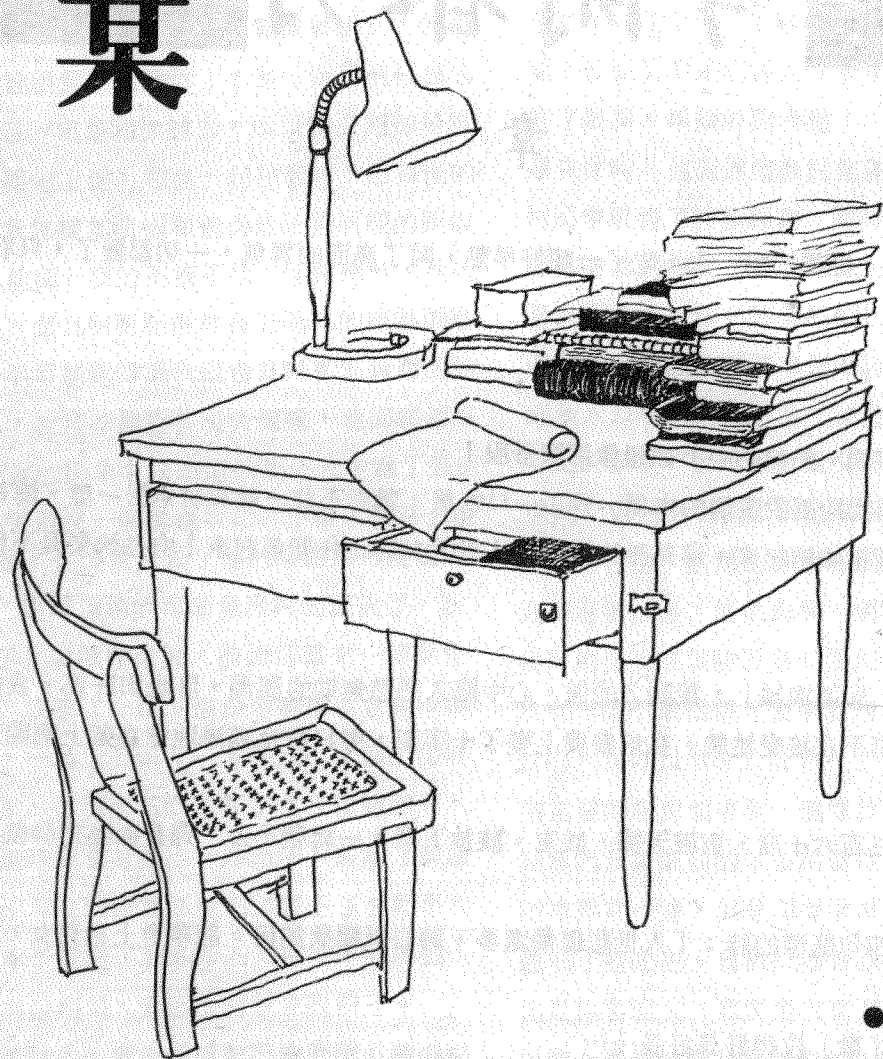


某



某是我的好友，「某」這個字是他的自稱詞。後來我們便這麼稱呼他。

朋友中間，總有些令人心服口服的，不管睽離多久，還是想念得最多。某長相白皙，身材高瘦，架著黑框眼鏡，自然流露濃濃的書卷味。沉靜、好讀書。他與我相識已有五、六年的日月，每當我有所感，有所愛、所恨，他一定是我長信的讀者。有人云：人生渾如一夢，不過空花泡影，但，我相信和某錙銖積累的感受，

已經劃出一道聲跡——低談或者放歌！

他知道我愛喝酒。五月初上台北一趟，在男四舍聽了兩宿夜雨。對坐飲酒原是我盼望的，他實在也知道，可是沒有喝成。也就罷了！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我們並沒有認真去找杯子；我們站在宿舍頂樓談醫學院種種，夕陽寂寞紅，看得見紀念堂藍瓦的尖頂；我們漫步到萬華去，原想瞧瞧賣蛇人及夜市，因為迷路所以走上忠孝橋，暗夜裏有一顆天狼星，淡水河面晃着

● 劉景仁

條條的月痕；我們彼此談著，望著，要不嘛！在房間裏弄琴、翻書。天小地狹的地方，往往最能海闊天空。

某的桌前壁上，貼了張白紙，寫著「有來有去，有去有來；走來走去，走去走來」真像他那副樣子，那靜如太古的思想言動。莊子集解、詩三百……皆有某點過的墨水，他也愛水滸、封神演義。台大醫訊總編是他，也只有他的文筆能針砭一些頹廢的暗面。不禁憶起高中時，他作文簿上的字句：「啊！國旗在天空飄揚，多美麗。」某的深情沉澱於胸，他包含著一團火。為了不慣於台大人的傲氣，他在社論中，揭櫫退一步海闊天空，並有「哈哈，我真呆！」的五字訣，供自矜自傲者反覆誦念。溫文中有豪氣，是他才情的晶耀亮現。

猶記寒假中和某及另一同學露營於日月潭畔。因為相聚機緣太少，便假借露營，來個深宵不寐。那晚正值元宵，月色好極了，潭面上翻銀滾雪的盡是煙火，「隆隆」聲隔著曲折起伏的小山巒，聽起來似乎是我們欲吐的一大堆話。涵碧樓下那塊綠草坪，便是點起蠟燭，躺臥著說笑的好天地。桂花未凋，頂夠讓我們迷醉。當岸邊的小船成了不繫之舟，我們三個便划向德化社。水波似搖籃。我歷歷地記住圓月，以及某操槳時手臂的運動但卻沉默的背影。某一直是個寧靜的人，容我這樣說罷！水面廣漠，某說話了：「唱歌來聽吧！」圓穹上亂雲聚攏又散去，歡樂總是飄瞥難留，於是我唱出：「時光容易過」和一首感傷的俄國歌曲——伏爾加河上的「三套車」。如果我們的不多說話，為的是已看清光陰的伶俐，那麼，真該浮一大白！結果夜深人靜、蟲皆息時，我們三人席地坐在光華島上，痛飲烏梅酒。慈恩塔的燈不知熄於何時，像首詩描寫的那樣——螢火在空山

中寂滅，一顆松子落下……。青春是美麗的東西，即使歲月溶於水，消散在大氣中，我仍會感念這一段月夜泛舟。……「寄來信件已經收到，照片都很不錯哩。尤其某一向在照片裏都是呆滯癡傻，這一番居然有幾張神態自然，很是欣慰。……」開學沒多久收到這樣一封信。照片可以保留很多東西，其中一樣就是感情。

玉井蒼苔春院深，桐花落盡無人掃——想不到某在去年也曾情緒低潮過。我知道這個消息時，很難不聯想到他每次遇見我，總「嘿嘿」奸笑數聲，用手指來按捏我的鼻子。那情境多開心呵！一個鼻子兩個人用，我是保命，他是遊戲。「我該是個古井不波的人吧！」某雖然這麼在來信上道說，但他確實受了激發。燕雀啼晴，朱樓迴廊，椰風向晚的校園中，我想像他該有多寂寞。我委實不願聽到別人說：「某落落寡歡，有些神經質！」因為某常常踏車到遠遠的郊外，不然就獨自看星星。他有他的軌迹，「我的天性不是平靜的，是瘋狂的。也許說豪放更適當一些吧！不過，我却又懶惰。我也不曉得是怎麼回事。」所幸這層翳障沒多久便除去了。一定是有些什麼污濁可惡的事，蠅營狗苟之類的，逼迫著他、讓他痛心。

「我們兩個是有一點類似的苦惱的吧，當初都原不希望唸丙組的。……其實今天台大一切的系都一樣糟了，也許數學、物理兩系還有一點兒朝氣。尤其台大文學院，簡直不知為什麼，沒氣質的人那麼多，如果你今天是在台大文學院，怕在這方面你要很失望了。……」當初某在物理、數學上大刀闊斧，光華奪目。以前有次到他家，他弟弟翻出一些發黃的舊報剪貼，我才恍然明瞭某在數理上的天賦。舊報的圖片上，有他三歲時小小的身軀，而握筆的手竟然寫下國中程度的代數方程組。字跡歪斜，

可是那認真不苟的神情，和潔爽俐落的演算式子，令我驚愕良久。記者還在文末補上一句：「他的父親爲了讓他均衡發展，請老師教他畫畫。可是他卻畫得一團糟。」我也看了他仍留下的一大疊七彩繽紛的童畫。或許是補償作用的因素，某至今對我的畫一直亂讚嘆一把的。某的離棄數理，我的被文學拋棄，都是當年慘綠腥紅的我們未能預先料到的。如今他走醫學的大道，我走藥學的大路，路不大同，但，每一條路總是要走過才會知道；其實有些看似坎坷的道路，結果卻通向最美好的未來。我和某將很難得再後悔了！

某的家一度在靜和醫院隔鄰。那也是好久前的事了。下午的風沙很大，聽某拉小提琴。細細的竹簾，透進午后暈朦的光線，只記得琴又破又舊，缺了條弦，可是某竟然拉得出曲子來，雖然陰澀中融入了淒涼。那時候他失去父親。我一直不敢問起這件事。後來，又聽過幾次某的琴聲。不知爲何原因，某拉琴老是背對着我，我因此也就縈繞着更多他的背影。背影總像隔世。某彷彿懷抱着大大小小的孤獨，而我偏想引走他的寂寥：兩個月前，見面了，我拿著琴請他拉奏「慢訴」一馬思聰的曲子，他起初執意不肯，後來方纔勉爲其難答應。可是，可是琴聲已漸漸失卻往常的醇美；琴聲隨着某的封琴而憔悴！唉，生活翻轉折騰了無數，終於破壞了某與琴的感情。「小提琴之咽」一文，某和我在高三時同在教室佈告欄的副刊看的，那個蒼白年輕的小提琴家，遭遇亂離悲愁而不再有音樂爲伴；這又讓我想起了什麼呢？

某的家已是搬了三次的。愈搬愈小，家門口的胡同也愈窄，環境不甚清靜，夜裏牌聲不斷，貓群又多，嗚啞嘈雜。不過依然憶來溫甜。大全街的夏日，躺在某家那涼涼的樓地板上，談

論宇宙的邊緣和奧秘，質子、中子內容物爲何，及老氣橫秋的「至大無外，至小無內」的老莊哲學；練武路梅雨的下午，坐在某家那更小的房間，飢腸轆轆吃冷便當和熱騰騰的水餃，看那淌下玻璃窗的一些雨水；夜晚，倚著綠川橋欄，老柳如蓋，水氣煙濛，（如今不可復尋）。這種遷居的滋味，大概頗似飄泊吧！學校科學展覽時，曾幫某設計版面，坐在地上東塗西抹，又敲又打，我們嘻嘻哈哈多樂；中午時，幾個同學拖了幾下地板，便把拖把、水桶橫七豎八擺著，窩在甬道角落聊天去也，某當衛生股，他脾氣好，與我們同愛沒有午睡的時光。

是的，曩昔無數無數的氣盛和輕愁，同那日曆一起撕掉，可是「人如風後入江雲，情似雨餘黏地絮」直把我推回過去一閃着金光的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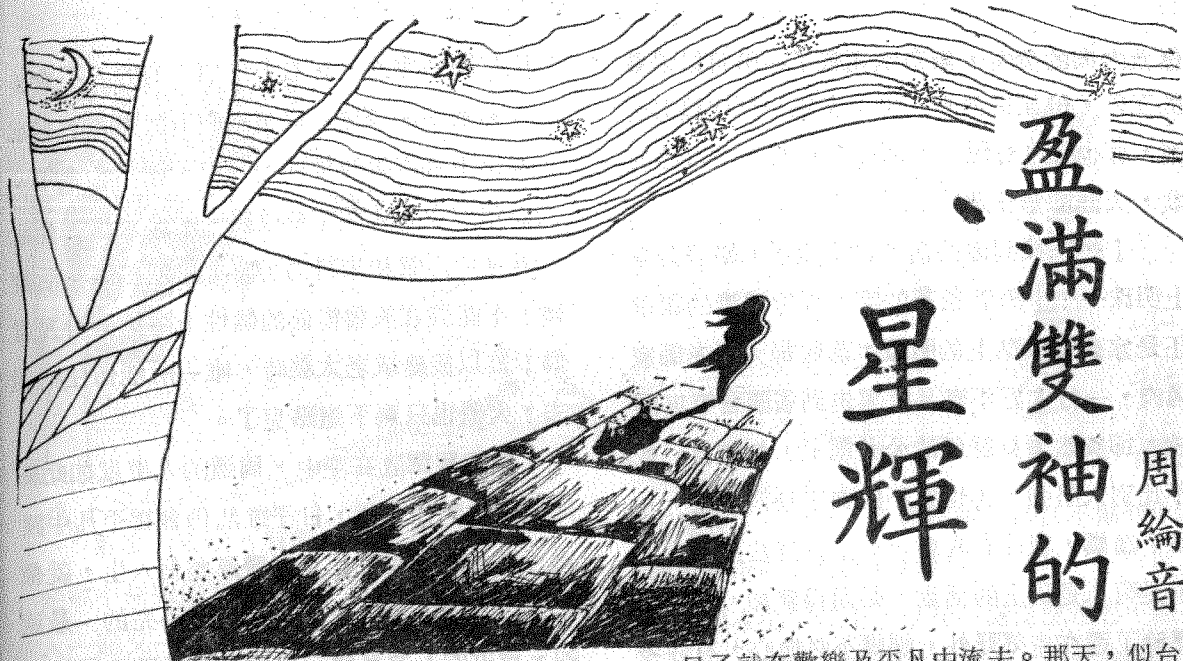
● 後記：大一時，曾爲了寫某，絞腦嘔心，但終不成章。兩三年過去了，徬徨西；哀樂歲月如逝如流，現若不寫，勢必遺留一段缺憾！人生本如朝菌蟪蛄，蛩啼於秋，蚊作雷於夏，我豈可呆若木雞。

化石年代

嚮導帶遊客參觀一所博物館，對遊客說：玻璃櫥裏那塊化石已有兩百萬零九年之久。」

「你怎麼把年代說得那麼精確？」有人用羨慕的語氣問他。

「容易得很。」嚮導回答：「我在這裏工作了九年，我剛來時這塊化石已有兩百萬年的歷史。」



盈滿雙袖的 星輝

周綸音

知道這有點兒瘋狂，但我們仍然決定這週的主碼戲是吃喝玩樂，及找人聊天。

如果，一個女孩真等於五百隻鴨子，那麼兩千隻鴨子在校園裏呼嘯來呼嘯去，恐怕聲勢也真夠嚇人。然而，卻沒有什麼能拴住我們年輕的心，享受著可能是短暫的相聚時光，是我們目前唯一可做的事。

一天內踏入簡直是爲我們開設的冰店不知幾次，紅豆加檸檬早已使老闆對我們的印象深刻，但讓我們在晚上十點二十五分才狂奔回宿舍的因素，卻是那偶而會有方芳唱歌仔戲的彩色電視，彼此嘲笑水準不夠是常有的事，但也沒人想去拾起僞裝的矜持，畢竟能坦誠相對的人已經太少，於是當某五百隻鴨子穿著大紅配大綠時，我們會給予熱烈的讚美加上哈哈。

夜裏，必須要反省一下白天的行爲，吃得太多是得付出代價的，扭扭、恰恰都是贖罪最好的工具。不幸的是，總是固定有個人會先不支而姿態優美地躍上床去，剩下被過量咖啡產生的奇效折磨的人只好半夜三點在走廊上散步，細數還有幾間寢室仍是燈火明亮，或者說些鬼故事把自己嚇進睡夢裏。

日子就在歡樂及平凡中流去。那天，似台北特有的絲絲細雨使人格外懷鄉，但健言社冒雨東海夜談的念頭又提高了我們的興緻，再也沒想到結果卻是被請進咖啡店裏，人手一杯高消費額的飲料和不時傳來傳去的六斤蕃茄。嘻笑打諢扯開了話題的序幕，氣氛落入閒閒的暖意，開始有人談起被淡忘的往事，觸及久已不會撥動的心弦，發現有時封塵的過去反倒能促進人與人間的坦誠，於是由陌生瞬間轉爲熟悉，而距離也拉近了。細數半年來的悲傷及快樂，好多原以爲放不下的事也能淡然得令自己驚奇；雨在窗外仍密密地落著，卻不知怎麼突然感覺雙袖盈滿星輝，滿足後的疲憊延緩了歸去的腳步，真摯的友誼鑽入心底，才意識到自己存在的價值。

希望和一個久不曾談話的好友交通一下，早已是日日夜夜企盼的事，驟得的機會，使得灰暗的天空竟也剎那間一晴萬里，謹謹慎慎的字眼，無法說出心中真正的感覺，怕是不經心的誤會，又加深彼此的鴻溝。不能再像以往般開懷的暢談，是什麼使得瞭解對方如同自己的人形同陌路？也許一些似是而非的疑慮，伴著自